

長篇香艷社會小說

海上春繭生著

孽海春潮





社會長篇
小說

孽海春潮

春蘭生著

第十六回

物在人亡新愁憐刻骨 形單影隻舊夢怕回頭

上回書中說到金玉艷投海自殺。九少爺得了遺書傷心痛哭。天良發現。做功德立神主。追認玉艷爲亡妾。玉艷的浪漫史就此結束了。現在却要提起那位二天王羅蘭香女士。她本是廣州人氏。和玉艷是結義姊妹。最稱知己。因知玉艷情場失敗。久萌自殺之心。所以和她一同搭乘郵船來滬。不料依然照顧不周。玉艷在黑夜中蹈海面。



第十六回 物在人亡新愁懣刻骨 形單影隻舊夢怕回頭 二

死。祇餘她一個人在坎拿大皇后號郵船的九十一號房艙裏。那玉艷死後的遺物遺書。都由船主收拾了去。轉送該管領事發落。蹈海的前二日。玉艷計算路程。到上海祇隔四十八小時了。便將幾套時式衣服。和一枚鑽戒。并用餘的紙幣。一齊拿到蘭香房艙裏。原來玉艷住的十九號。她下船時早已預備自殺。恐怕和蘭香同住一房。妨礙她寫遺書。所以化費三百六十金。另外包定了兩間。當下把紙幣衣飾遞給蘭香。推說自己十九號裏。常有女侍者等在那裏。自己却是常要到甲板上。去閒望的。爲預防被竊計。暫時安存在你的皮箱裏。蘭香初尙不肯受領。玉艷說這有何妨。到了碼頭。你依舊可以還給我的。蘭香心想自己的輪船費。是她破鈔的。寄東西給我。怎好不



答應只好接來藏入箱中。暫爲保管。及至玉艷自殺後。船主見蘭香只是望着大海。頓足嚎啕。恐怕被大風吹入海中。饒一個買一個。這是人命。非同兒戲的。忙向蘭香安慰道。人死不能復生。你如此痛惜她。事前又替她極力防護。也可以算是對得她的了。只怪你們這位女友決心自殺。不願偷生人世。這是她自願投海的。你何必這樣過分悲傷呢。請回艙中去休息吧。蘭香嗚咽着說道。我們倆是結義姊妹。此次專爲防護她蹈海。纔和她給伴同乘寶輪的。那知依舊不曾救得她生命。叫我那裏對得住還有兩位義妹呢。說着轉身走入房艙中。啓箱籠。取出寄存的物件檢點。見一束鈔票。約摸有千餘元光景。一枚火油鑽的約指。價值也要值二三千元。還有兩套外國緞

的衫褲。賭此遺物。心想她寄存時。早已決心自殺。因為怕死後被船主取去。特地先行拿來送我。臨死尚如此顧憐我。現在她的軀壳。雖已棄我登仙。她的魂魄。諒必尚在這裏。望你保佑我抵滬登岸後。就得與勝男見面。生前既愛我逾於同胞。陰靈有知。必不忍坐視我蹈你的覆轍。定能玉成我倆的婚姻。……她一個兒在艙中。啼啼哭哭。了好半會。有時還自言自語道。現在承義姊贈我這許多紙幣。和這一枚價值昂貴的鑽戒。縱使~~一~~找不到如玉。就是找到了。一時不能彀組織新家庭。也儘彀我一二年的生活費哩。那蘭香哭想了一回。才倒身榻上。緊閉了雙目。希望自己快入睡鄉。好和義姊夢中相會。那知越一個人越想入睡。那睡魔便越不做美。只是翻來覆去的。



不肯入夢。忽然想起和如玉定情時。兩情水乳。萬種溫存。真有願作鴛鴦不羨仙之概。本來一個人的戀愛史。是個最容易鼓動心弦的。所以她和如玉怎樣認識。怎樣定情。祇深深的印在腦筋裏。再也不肯忘掉。小子却已調查明確了。當然要有始有終的寫出來。報告閱者諸君的。說起蘭香和如玉定情。還在玉艷和九少爺親熱之時。因前一冊書中是專敘玉艷的浪漫史。兼之一筆不能寫兩處話。所以不曾提及。現在正該擬空補叙。且說林如玉是林勝男的胞兄。兄妹倆相差祇有一歲。如玉生得面如冠玉。脣舌塗脂。所以他父親替他取名如玉。取其人如玉之意。倒也當之無愧。況且性格兒溫存如女子。今年祇有一十八歲。中西學問俱有根底。可算是一個品學兼優。



第十六回 物在人亡新愁憐刻骨 形單影隻舊夢怕回頭 六

的美少年。他本和蘭香是素昧生平的。他的妹妹勝男在女子中學裏讀書。和蘭香是同級同班。性情投契。常常同來同往。一日正是星期日。蘭香又去訪問勝男。恰巧兄妹倆都在書室之中。吹笙鼓瑟。在那裏調弄音樂咧。勝男便替她介紹和如玉招呼。蘭香二九年華。容顏俊俏。好像半開的香水花。學生裝束。露出半截手腕。肌膚白嫩如雪藕一般。如玉只在眼角邊偷看了幾眼。心想。這般可喜娘。簡直罕曾見。我家二妹也很美麗。可是和蘭香並肩坐着。便覺得二妹帶些男兒氣概。不及她玉艷溫柔多了。那蘭香一壁和勝男並坐談心。一壁也時常偷看如玉的面貌。暗想往常聽人說世間只有美男子。沒有美婦人。洵非虛語。六郎貌似蓮花。如玉的面容。白中泛出微霞來。



簡直就和蓮瓣差不多。這也是他們倆三生石上有前緣。所以初次相逢。卽已兩心相印。若論門第。如玉是個富商子。老父在上海經商。擁有五六十萬動產。膝下祇有他們兄妹倆。只因家眷在廣東。只有老頭兒一人在滬。以致兒女都已長成。尙未訂結朱陳之好。那蘭香本出小康之家。祇因父親早死。由寡母撫養成人。家計日益衰落。貧富懸殊。若不是男女倆先有愛情。斷難結成眷屬。聞文少敘。且說當時勝男瞧科他們倆彼此偷看。引動了他的尙俠心腸。暗想。這一對郎才女貌。真是天生佳偶。而且素知蘭香性格溫柔。舉止穩重。論她的面貌。可以算是優等。得嫂如此。却是哥哥的幸福。不過門第不相當。堂上未必合意。必須由我暫充月老。先把紅線替他們繫足。將來



第十六回 物在人亡新愁憐刻骨 形單影隻舊夢怕回頭 八

方能結成夫婦。想到這裏。便向如玉說道。哥哥。蘭香姊姊也會絲竹的。我們三人來合一雙三六吧。如玉應道。好啊。於是勝男把一枝竹簫授給蘭香。自己吹笙。如玉彈琵琶。先將工尺和了。然後各顯本領。一時細樂悠揚。非常悅耳。三六結束後。再合了一隻廣東小調。方纔休止。三人的手法正是棋逢敵手。自此每逢星期日。蘭香好像上課似的。上午九點鐘去訪勝男。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去。後來又加入了一個李天孫。她本來和勝男住居很近。并且還牽帶些遠親。年紀要算天孫最輕。父母俱歿。雖有幾萬遺產。都在哥嫂手裏。所以高小畢業以後。要想到勝男的母校中去投考。哥嫂倆齊聲攔阻。哥哥說道。女子無才便是德。你有了這點普通學問。儘够應用的了。做女



子的不過寫寫便條。記記零用賬。用不着高深學問的。況且目下米珠薪桂。開門七件。是終年缺不得的。父母遺產無多。那裏有閒錢給你做學費呢。嫂子王氏攙言道。天孫妹。你小說也讀得下。報紙也看得懂。已算得是女中才子哩。你若再要進中學讀書。難道還想去考女狀元嗎。天孫聽了這一席話。有些忍耐不住。曉得嫂子是一字不識的商人之女。便披著嘴說道。科舉早已廢除。國家纔創辦學堂的。就是在前清時代。也不曾聽見有過女狀元。要知女子求學。專爲求些自立生活的學問。免得將來定要倚賴男子。照你這樣說。女中學那裏還招得到學生。不是都要停辦了嗎。王氏聽了。悻悻然說道。你枉爲吃過墨水的咧。良家女子。應當在家從父。出外從夫。夫死從子。



謂之三從。堂子裏的姑娘。必得要學彈學唱。謀生活。良家女子應該信賴男子。怎樣你讀了幾年書。連這一點兒道理。也不曾明白呢。天孫越聽越動氣。便答道。你說良家女子在家應當從父。那末像我不幸。父母都已見背。便怎樣呢。王氏答道。長兄爲父。長嫂爲母。我們就算是你的父母。天孫道。若然父母兄嫂俱無。親房族長都是窮得自顧不暇。那末在家從誰呢。嫂子道。家內無人倚靠。年已長成的。馬上嫁老公。年輕的。給人家做童養媳。這個就叫出外從夫。天孫又問道。若然嫁後丈夫死了。膝下無兒。那末從誰呢。王氏道。常言說寡婦再蘸。例所不禁。儘可重行嫁人。仍舊可以信賴後夫的。天孫有意問道。信賴後夫。是不是也算三從的呢。王氏被逼得無言可對。她的丈夫



在旁聽得不耐煩。便牙癢癢的說道。天孫不用搶白。總而言之。供應你的衣食住。已經十分吃力。你要讀書。只要你自己有錢。不來向我索學費。我決不來干涉你的。天孫見難理喻。便不則一聲。剛剛出門來找尋勝男和蘭香等。一同往公園中散步去了。等到下學期林羅兩人修業期滿。就此也輟學家居。和天孫玉艷訂爲異姓姊妹。日常聚首。社會上稱她們謂四大天王。此段情由。前幾回書中已經叙過。不再贅述。且說蘭香和如玉兩人。彼此心照。已經半年。祇因都是嫩面皮。怕羞澀。不敢出諸口。蘭香時常橫波獻媚。如玉時常目逆而送。旁觀者清。義姊妹三人却早已看出了。尤其是玉艷。既是久戰情場的健將。格外看得清楚。料想他們雖然目成心許。尙未有過海誓山



第十六回 物在人亡新愁懨懨刻骨 形單影隻舊夢怕回頭 一二

盟。兩人的情線。只在空中飄蕩。尙未結得牢固。那種男貪女愛。若接若離的狀態。在玉艷眼光中。格外好看。本來吊膀子。在將成功未成功。的當兒。當局者最爲心熱。等到目的達到。倒也不過爾爾。個中奧妙。質諸過來人。定要啞然失笑。正是

游絲十丈空中裊 盟約三生石上尋

欲知蘭香和如玉如何。定情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七回

生誤會貽贈避孕丹 遭亂離難遂訂婚願

却說如玉自和蘭香訂交後。日親日近。美人的倩影。深印腦筋。有時夢中相會。說不盡海誓山盟。要求她真個魂銷。她竟半推半就。任郎輕薄。及至一覺醒來。方知却是南柯一夢。因此益覺心猿意馬。默想蘭香常常媚目送情。未必無意於我。祇因她是女兒家。怕羞澀。斷沒有先來就我之理。應當由我進行。打定主意。便靜待機會。一日。適逢他的母舅生辰。如玉清早抽身。同着母妹前去拜壽。吃得壽麵。霍地想着了今日家內無人。真是大好機會。豈可輕輕放過。平日蘭香總



在上午十時左右到他家中。這時壁上時鐘。剛剛敲過九點。我何不回去等候。趁着無人在旁。好和她談幾句體己話。想到這裏。瞧科母舅不在面前。他便立起身來。不別而行。坐街車回到家中。先向僕人吩咐。等羅小姐來。讓她入內。我有要事和她面談。咧。說罷。走到書室中。坐守了一個鐘頭。不見玉人光顧。忽覺腹中有些微痛。連忙奔入內室。出恭。他向來大解是很慢的。隔不多時。女傭來說。羅小姐來哩。如玉道。請他寬坐一回。女傭轉身出去。轉告蘭香。送上香茗。蘭香便坐在寫字檯前。取桌上一本小說翻閱。那如玉走到書室門口。張望只見蘭香面對着壁。坐在寫字檯前看小說。他便悄悄地躡手躡腳。走到蘭香背後。那時正在天中節後。見他穿一件白嗶嘰衫子。袖口



大出手短。兩條白嫩可愛的玉臂。大半截透露在外。一頭烏雲似的秀髮。梳着一條辮子。紮着一段妃色絲線。垂在背後。如玉越看越愛。一時竟色胆如天。伸手想一探的喜馬拉雅山。不料袖口前大後小。他手尚未達到目的地。蘭香已經覺着。一壁縮身回顧。一壁羞得兩頰緋紅的說道。如哥怎麼這般不老成。被人瞧見了算什麼。如玉縮手謝罪道。好妹妹。不要動怒。好在舍妹和家母。都在舅父家拜壽去了。要到黃昏纔回來啦。不會有人瞧見的。蘭香盈盈一笑說道。怪不道你胆大妄爲。你爲什麼不同去拜壽呢。如玉答道。清早就跟着母親同去的。因爲捨不得你。纔溜回來。趁此機會。好和你談幾句知心話兒。蘭香便移步近前。低低說道。趁老媽子也不在這裏。你有甚心



事不妨向我直說。如玉見她絕無怒容。反迎上前來。曉得時機已熟。便伸手握着她。柔荑說道。且和你坐着細談。說着自己先向沙發上坐下。留出一半。強拖蘭香一同坐下。只是眼望着蘭香。不則一聲。蘭香催促道。有話快說。否則我要回去哩。如玉道。往常你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府。今朝我特地趕回來招待你。也要到老時候纔放你走。我已命娘姨去叫菜。斷不放你就走的。蘭香瓠犀半露的笑問道。你這幾句話。可就算是知心話嗎。如玉笑道。不是的。不過我把心事告訴了你。你却要允許我的。蘭香點點頭。如玉低聲說道。我自和你一見傾心。你的倩影。便常留在我心坎兒上。心猿意馬。算來已有半年多哩。睡夢中已和你同榻過四次。我幾次要問你。曾和我夢中